



□ 伊洛

2010年,我守在电视机前追着看《杜拉拉升职记》,500强外企内的明争暗斗与职场情爱的味道混杂了一整个夏日,连带着心情也变成了沉重的深蓝色调——每日共处至少8小时的同事不一定真心交好,看起来雷厉风行的上司

也许此刻正心怀鬼胎,职场奋斗是部血泪史。而同样作为500强外企职员和李冰也以公司为背景,用画笔讲述了一段不同于杜拉拉的职场生活——《我不升职记:公司篇》,在延续李冰《我不升职记:SOHO篇》的温暖风格外,更将职场中的人情绘出,用清新色调勾勒出一卷格子间的回忆录,展现出职场平常且温馨的另一面。

《我不升职记:公司篇》
李冰 图/文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年1月出版

【温馨绘本】

格子间的温暖回忆

回忆从寒冬腊月里的送别会开始:长条桌上精致的日本料理,用心准备的离别礼物,月光下的啤酒,同事的“祝你成功”,有时候温暖细节比事件过程更令人印象深刻。身在职场的李冰,有过和我们相同或相似的经历,但她有一双善于发现温暖的眼睛和一颗比常人更易感受温暖的心:第一个工作日里同事善意的提醒,入职三个月后公司组织的短期旅行,拿来与熟稔同事做谈资的老板八卦,没有语言证书但乐于教授李冰日语的语言天才阿方,因家人关心而具备特别味道的老板的爱心便当,辛苦外勤中有过合作的平易近人的明星,那些被忙于升职的上班族散落在职场间隙中的人事物被李冰一一记于心间。

当然,作为普通上班族的李冰也会在工作中出现疏忽,也会被老板训斥到无从辩解,与同事聊天抱怨,时不时冒出想要辞职的想法,而这些在辞职两年后的李冰心中,都已成为宝贵的经历,“当小职员虽然辛苦……当老板更是辛苦”。当李冰发出如斯感慨时,所有在职场中的压力与委屈都已烟消云散,余下的只有老板的以身作则和对工作的严谨态度,而之前所有的牢骚话只是李冰曾真真切切感受职场的凭证,正是这凭证,使《我不升职记:公司篇》更贴近普通上班族的生活,也使这卷围绕格子间职场生活展开的温暖回忆录更加立体化。

在公司工作时,遇到烦恼没少抱怨;工作不如意时回到家就把“想要辞职”这样的话挂在嘴上;每次遇到会议需要加班时犯困,恨不得立刻倒在地上睡着;赶早班飞机出差的前一天晚上就疲惫不已;工作压力大的时候也经常做噩梦……今天,已经成为SOHO一族的李冰说:“有时候工作上的‘苦难’经历都是生活送给我们的一份礼物,没有经历过,就无法成长。”阅读《我不升职记:公司篇》,重温和感受格子间的温暖,其实温暖无处不在,只看你能否发现与感受,不是吗?



◎黄老邪:《访问》梁文道著。读这书就像是和“十五个有想法的书人”聊天,其中大部分自以为了解,其实完全不。如陈云先生,虽读过《中文解毒》,却不知他“自幼习武,一身好功夫,炼丹养气,常以贫道自称”。

◎必读呢本:终于见到这本实体版《东京散步》!本书是一名法国小伙在东京单车旅行6个月间的绘画日记,算不上导游,也没什么历险,只是将自己所见所闻忠实呈现。在陌生的国家旅行,乐在其中的往往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事。像一个简单的路牌,各种硬币的图案,一个看不懂内容的水果标签……

◎碎碎的天空:西方的那些大师级女作家——多丽丝·莱辛、杜拉斯、茨维塔耶娃、苏珊·桑塔格、伊萨克·迪内森,她们的写作,她们的命运,她们的情与爱,她们的精神特质,在这个日渐斑驳的世界上,构成了非同寻常的生命景象。相对于我们黯淡的生存,她们意味着热量与光芒。

◎波斯蜗牛:桑德斯,记者,加拿大人,因采访《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作者而对全球性人类迁移,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乡村间关联、矛盾等话题感兴趣,走访包括中国若干城市在内的全世界多个城市。《落脚城市》这本书不算好读,思辨性大过记录,看得出作者的努力和诚意。

□ 郭玞

时代若是海洋,个人就是海上的船只。无论选择由谁来代表居住在台湾的人们讲述那些和土地有关的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故事。最近,有“中国摄影教父”之称的阮义忠将自己在报刊开设的摄影专栏集结成书——《人与土地》,通过1974年至1986年间他在台湾拍摄的黑白像片,透视了一个在大历史中气若游丝的乡村局部。

文学、绘画着重想象与回忆,摄影却仰仗直觉与发现。阮义忠在拍摄劳动中成长,在淳朴村民的信仰中找归宿,分别捕捉成“成长、劳动、信仰、归宿”四个单元共八十四幅。

镜头下的村落都毫不起眼,照片里面也没出过有名的物理学家、溜冰选手或首相,此中多半是人性社会中极不显眼的草根,伐木工人、农夫、渔夫、长工、小工匠与很多年轻的小生命……不善狡诈,拙于温柔,此外还有一份感动人心的耐性。每幅照片都配合着谨慎的文字、朴素的描述,不慎流露的感情也都是收拾妥当了,风吹不乱,雨打不湿,另有一丝轻轻的幽默闪烁。

这也是关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农业发展的记忆。70年代的台湾,农村与都会正式成了两个世界:繁华进步的都市,金钱游戏开始盛行;农村则日渐空虚,年轻人纷纷离开。“到底这是什么时代?留在村庄里的,竟也被种田所累,稻谷贱价、菜埋入土,盛产的水果要投海。”吴音宁在《台湾农业观察》中如此描述。这一幕一直延续到80年代,其间因为稻米外销成功,捍卫自由贸易的美国一纸合约限制了外销量。政策一方面提倡“稻米转作”,一方面反过来鼓励人们多吃米,最终与被过度使用又重复被工厂废水污染的土地“反目”。80年代的桃园锯米事件成了台湾农业发展史上的阿喀琉斯之踵。被迫休耕的有毒田土不断蔓延、扩增。90年代末,全岛发放的“休耕补助”搭台,沿用至今的口号“休闲农村”唱戏,为台湾的“新”农村定了调子。不过是短短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政府却好似“把农业看成捆绑进步的茧,恨不得早一点抛掉”。

阮义忠定义的农村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农村,而是一种慢的能力,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一种建设家乡不奢望天堂的从容。城市和工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是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梦幻。当城市像婴儿一样躁动不安,也许乡村才是一个可以安顿婴儿的摇篮。越来越追求急速发展的时代里,真正低头看一眼脚下的土地的人越来越少了。肯为“这土地”及“这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而含泪书写的人,更为少见。

《人与土地》的拍摄过程并不顺利,阮义忠一次次被误解、被抗拒,但他还是坚持以观光客的眼睛来凝视这片土地。正因为如此,这片土地上所有的优点和缺点、美丽和丑陋才得以暴露,不再被视而不见、习而不察。摄影的表面是凝视,凝视农村悄然的消长和此起彼伏的喧哗,实际是深沉而周延的挽留——挽留那些人性的美好,人与人的互信互助,人对土地的依赖感恩,人对天的敬畏,对所拥有一切的珍惜。

没有故乡的人寻找天堂,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可怜的是,推土机年年作响,却回不去故乡……



《人与土地》
阮义忠 摄影/文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年3月出版

对乡村的凝视与挽留

【乡土人情】

【原色视域】

波德莱尔的她和那些花儿

□ 韩青

“她”是说波德莱尔的母亲,她和保持着法国18世纪整饬优雅风度的文化人结婚生下波德莱尔六年之后,因丧偶再嫁,让波德莱尔从此深陷孤独,忧郁如哈姆雷特,后来写出著名的《巴黎的忧郁》;“那些花儿”,是指波德莱尔的情人们,她们一方面使他骄奢淫逸纵于声色,另一方面却支撑着不朽名篇《恶之花》的总体章节。

翻看《回忆波德莱尔》(上海译文出版社),很有些买一赠一的实惠感。此为英国学者盖伊·桑编辑的版本,内文分为三大部分,除了能够从泰奥菲尔·戈蒂耶所著回忆中获悉对《恶之花》作者最具权威的诗歌专业写作方面的评介,另附少许诗文作品,还有一些很能说明诗人生存状态与情感状况的书信。这些状态与状况太有戏剧性,以致很容易就让人联想到一个俗套至极的民意调查:如果你妈与你女友同时掉在水里,你怎么办?以抒情为天职的诗人会怎么办?尤其是抒发不道德情感的诗人,会怎么办?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1821—1867),对于几个不同时代的“文青”都是既熟悉又陌生,首先他被当作西方现代诗歌开创者,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介绍进中国,其充满“颓废”气质的风格,结合当时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社会生活的屌足绝望,效仿者不胜枚举,很有一时之盛。同样,也因其气质与新中国气象相悖而随之消逝。至八十年代因本雅明《波德莱尔笔下的第二帝国的巴黎》和《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的出版,得以重返读者视线,并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而成为时常重绽的鲜花。如今波德莱尔的《恶之花》,已经是世界主要语种的文学经典畅销书,但是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则是属于事关社会价值变化的重大丑闻。因此,从文学史最浮泛的视角上,他成为了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转折时期的形象代言人,他宣称:“大名鼎鼎的诗人早已割据了诗的领域中最华彩的省份。因此我要做些别的事。”于是他对诗的性质进行了革命:“什么叫做诗?什么是诗的目的?就是把善同美区别开来,发掘恶中之美。”“透过粉饰,我会掘出一个地狱!”用眼下流行的美学字眼来形容,划时代的伟大诗人波德莱尔及其代表作《恶之花》,是一种相当“重口味”的抒情,诗句描绘的是巴黎城市中最丑恶的一面,有孤儿、寡妇、放荡客、妓女甚至腐尸,更有丑陋的穷人频频出现,如此离经叛道,法兰西帝国法庭曾以“有伤风化”和“亵渎宗教”罪起诉诗人,查禁《恶之花》,并对波德莱尔判处罚款。

这个历史性的局面,让后来的人们对波德莱尔的所有介绍与评论,都带有辩解的色彩,戈蒂耶这篇回忆录更是最具代表性——诗集《恶之花》扉页题词就是赠给戈蒂耶的。戈蒂耶是19世纪法国唯美主义文学的旗手之一,倡导“为艺术而艺术”观念的主将,波德莱尔视之为师友。他在波德莱尔去世不到半年就写下这篇情意深切而又洋洋洒洒的大文,分为印象和作品评论两个部分,既是回忆录,又是风格别致的传说,后世评之为是一个巨匠对另一个巨匠的怀念。

戈蒂耶为波德莱尔解释过:“许多女人出现于波德莱尔的诗中,其中有些经过掩饰已不易辨认出原型,有些若隐若现,多少还可以看出点本来的面目,但在诗中都不可能直指其姓名。她们与其说是几个人,不如说是几类人。她们代表了永恒的女性,同时,诗人对她们所表示的爱情,也是最典型的那种爱情,而不是泛泛的某种爱情。我们从他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对个人情欲不以为然,认为它太专横、太习见、也太猛烈了。”波德莱尔在与亲友的信里,也进行着同样性质的剖解与辩白:他不是在自己生活,他是在为了写作而生活,而写作是为了完成对她们抒情的责任。抒情,是情感债务,更是人生责任。波德莱尔几乎每封信都在向母亲抱怨着人生的种种窘困之境,而一转身写给情人的信,却完全是另一种绮丽风光了。他相处时间最长的同居女友,即《恶之花》中著名的“黑维纳斯”让娜,留在他书信中的痕迹很少,最后的寥寥几个字,只是钱款交代,诗人情郎做到最后,归之于寻常男人对女人的生活负担。波德莱尔绝笔信是给母亲的,最后一行字是“我全身心地拥抱你”。不久,他安然瞑目在母亲的双臂里。一年后,有人看到让娜在街上踽踽而过。

妈妈和女友同时掉进水里怎么办?波德莱尔很绝很诗人:先淹死自己。